

W220 寫作進深及編輯營回應

任斐豔

十三年後，重返洛城

1996年8月，我剛剛來到美國一年，手拿一張機票，一個皮箱，闖蕩洛城，尋找實習的機會。那時的我，正徘徊在十字路口，苦苦尋覓人生的出路。萬萬想不到，9月份到了鳳凰城之後，就經歷了水與聖靈的洗禮，從此人生展開新的一頁。

十三年後的八月，我重返洛城，又坐上熟悉的公車，也處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只是，尋求的答案已經完全不同。因為我馬上就要遠嫁多倫多，幫助先生牧會。同時，我也在苦苦尋覓一生的呼召，一個我願意將生命完全獻上的祭壇，一片即使只有耕耘，沒有收穫我也無怨無悔的土地。

坐在車上，回想著十三年來生命的蛻變，不禁反反覆複地問神：“你豈是真的揀選了我嗎？我何德何能，你怎麼可能揀選我呢？”

而參加文字營，則是我為了尋覓呼召而踏出的一步。在文字營之前，我希望能夠借著營會，向前輩請教，自己也安靜在神面前禱告，確定神是否真的揀選了我作文字事工。

在編輯營裡，給我幫助最大的是四位編輯前輩的心路歷程，他們真誠坦率的分享讓我受益良多。他們是我非常尊重的文字前輩，我也是這幾份刊物的忠實讀者。現在能把他們聚在一起，機會實在難得。

蘇文峰老師提到，一個文字人，只有把自己的定位抓住了，角色找著了，才能侍奉下去。他在剛開始侍奉時，也感覺自己“不如列祖”，技不如人。蘇文安老師也提到，他年輕的時候也覺得自己是青澀的蘋果，羞於見人。他們都是名牌大學科班出身的高材生，還有這樣的自卑感，讓我很驚訝，更有深深的認同感。

我現在也在自卑感的折磨當中，認為自己並非科班出身，文采一般，起步又晚，舞文弄墨一番，難免貽笑大方。但仔細反省這種自卑感，竟然是由“自大”引起的。

不是嗎？因為我自大，所以想寫出最好的文章，一鳴驚人，而自己知道沒有這樣的能力，所以陷入自卑當中。

因為我自大，依靠自己一點點所謂的“才華”，而沒有依靠神，所以寫不出有影響力的文字，然後頗感挫折，進而自卑。

因為我自大，看不到自己的限制，看不到神量給我的地界，所以我不知道應該在哪裡耕耘。

然而編輯營裡這句話提醒了我：“Doing your best is better than being the best.”（“盡你最大的努力遠比你是否最好更重要。”）

尋求神呼召的過程，其實是神破碎自己的過程，也是重新認識自己，重新塑造自己的過程。我的這種驕傲和完美主義，深深地浸淫在我的血液和骨髓裡，雖然信主十幾年，還是那樣根深蒂固，需要聖靈時刻提醒我。正如路德所說，當神來呼召一個罪人悔改的時候，他的意思是，一個人的一生都在不斷的悔罪當中；他認識到自己的敗壞，心甘情願地讓神來對付他。

以前我的完美主義體現在功課要最好，工作要最出色，現在的完美主義表現在侍奉要最棒。這種屬靈的驕傲豈不是主耶穌所最痛恨的法利賽主義嗎？

我的完美主義，是因為我沒有看到，我在神面前其實是“一無所有”。連主耶穌來到人世間，都倒空他自己，成為無有（“emptied himself and made him nothing”），我自己能有什麼呢？我有的只是主耶穌自己，而我還時時想不依靠我這唯一所擁有的。

神所給每個人的恩賜不一樣，但他不偏待人。我的恩賜雖小，但只要忠心去使用，神一定會喜悅。“雖然我只有一兩銀子，但是每天被主所用，用一萬次，就有一萬兩銀子。”神最喜悅的，是我們的忠心，是只問耕耘，不問收穫的堅持。

我不斷地否定自己，其實是不相信神，因為我是在否定神給我的恩賜。

我一再地否定自己，其實是在給自己找藉口，不願踏出那一步，不願有實際行動，因為一旦有行動，要回頭就不容易了。

其實，我花這麼長的時間尋求神的旨意，不斷地禱告，甚至禁食，某種程度也是在找藉口，下意識地以這種很屬靈的理由來拒絕神的呼喚。

我一直以為神的呼召會以一種超自然的方式表現出來，不見得完全像保羅在大馬色遇見主，但也要是一個很特別，近乎神秘的經歷，不然，我怎麼知道它是出於神，而不是出於我自己？

但現在，我禱告的結果就是，神既然開了路，我就跟著神往前走，不再問為什麼。如同羅丹的雕塑“行走的人”，沒有膀臂，甚至沒有頭，只有結實的軀幹和健壯的雙腿，在風雨裡前行。它提醒我，要放棄自己過多的無益的思考，作一個行動者。

我也一直在猶豫，我如果有呼召，我希望神給我一個明確的指引，告訴我以後的路具體應該怎麼走。但現在，我終於明白，世界上本沒有路，只要緊緊跟著神走，就成了路。

行走這條路本身，就是我的呼召；背起我的十字架，緊緊地跟隨他，就是我的呼召。

而且我相信，在這條路上，“神的工作，用神的方法，絕不會缺少神的祝福。”
（戴德生）。

現在，我已經來到了多倫多，相信生命中更新的一頁，已經在文字營後展開。

任斐豔